

Paintings

The World Complete Works of Priceless Scrolls of Painting

世界名画全集

京华出版社

世界名園名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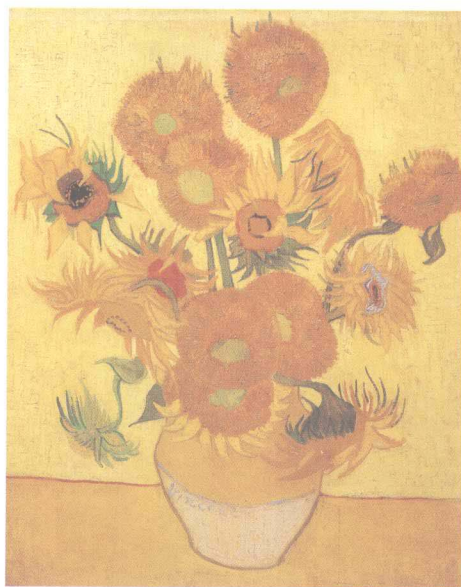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名画全集

(第七册)

总顾问 张夫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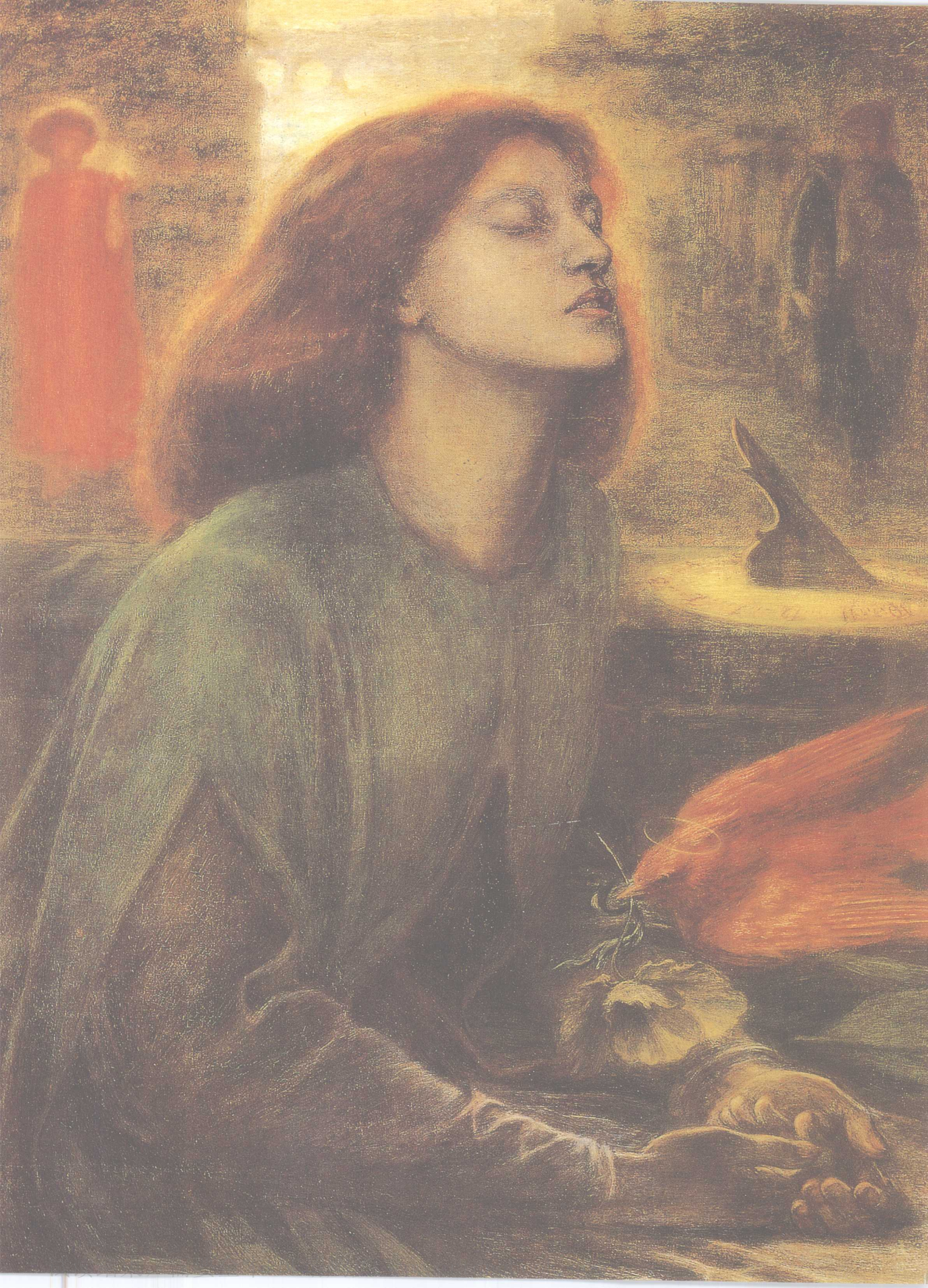
主 编 张弘苑



京华出版社

世界名画全集







方丹·拉图尔 即亨利·方丹·拉图尔 Henri Fantin Latour (1836 — 1904 年)

在法国的绘画史上是几乎没有什么地位的。但他个人的作品风格却是地道的法国学院派式的。画插图与版画是他的谋生之道。后来专给文艺界知名人士画肖像。在他创作的后期，最杰出的作品是为瓦格纳、柏辽兹等作曲家的音乐所作的素描插图。

春天的花、苹果和梨子

法国 方丹·拉图尔 1866年 73 × 60cm 布 油彩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

方丹·拉图尔一直是一位现实主义画家。以描绘生气勃勃的鲜花著称，他总是把经过长时间思索获得的客观性赋予那些美丽的花朵。《春天的花、苹果和梨子》中对于细节的过分拘泥和马奈、莫奈或是雷诺阿把花朵融成一片斑斓的色彩的手法大相径庭。画中的鲜花和水果色彩鲜艳，栩栩如生。



凡·高 即文森特·凡·高 Vincent Van Gogh (1853 — 1890 年)

荷兰画家。后印象画派代表人物之一。父为牧师。当过店员、教师、矿区传教士等。受矿工贫困生活的感动，开始以绘画表现工人和农村生活，主要靠自学。初期用色较暗，如《吃马铃薯的人》。1886年去巴黎，受印象画派和日本浮世绘的影响，先用点彩画法，后变为强烈而明亮的色调，以跃动的线条、凸起的色块，表达主观的感受和激动的情绪。其画风曾为野兽派及表现派所取法。后因精神病自杀。《通信集》三册反映了他的生活和艺术思想。作品有《向日葵》、《农民》、《邮递员罗兰》、《供应市场之农圃》、《囚徒放风》等。

克罗菜园

荷兰 凡·高 1888年 72.5 × 92cm 布 油彩 阿姆斯特丹 文森特·凡·高博物馆

“我正在描绘一个新题材——极目远望，到处是黄绿相间的田野。我已画了两稿，现在开始画油画。它简直像柯宁克的作品，你知道，就是那个描绘广阔田野的伦勃兰的学生。”凡·高如此向兄弟西奥描述他笔下的风景画。一望无边的辽阔景色令凡·高心驰神往。面对原野，他不仅想起故乡荷兰，而且往昔流连于画廊，饱览风景大师杰作的日子，重又浮现在眼前。凡·高以精确的用色和几何图形似的构图，赋予画面以令人难于置信的纵深感，把我们的视线从前景一步步引向遥远的天际。这幅作品再次显示了色彩的和谐——前景呈赭石和橘黄色，中景穿插着几簇绿色矮树丛和一片金黄色的田野，远处露出青山蓝天。黄色田野中，蓝色的手推车和红色的铧犁格外醒目。凡·高为创作这幅油画，共画了四张习作，它们的构图大致相似，手推车始终位于画面中央。



麦田上的群鸦

荷兰 凡·高 1890年 51 × 103.5cm 布 油彩 阿姆斯特丹 特德里克博物馆

凡·高在1890年5月21日，在其弟弟提奥的安排下，迁住到瓦兹河畔的奥韦尔，并请了一位名叫加谢的医生予以照料。此时他的病情有些好转。这位医生也爱好绘画，两人合作得很和谐。凡·高始终未曾辍笔，南方的强烈阳光正中画家情怀，他一连画了许多杰作，如《加谢医生》、《奥韦尔教堂》以及这里要欣赏的《麦田上的群鸦》等等。在这些画上，他最赏心悦目的蓝色重新被展示出来。这种蓝色具有深沉、晶莹和深不可测的迷人之处。画上的鸦群仅是一些用浓重的黑线构成的飞动线条，低低地压向大面积的橙黄色麦田。所有笔触都是短而粗的直线堆砌。凡·高越画越激动，远处悬于天际的落日和提前升起的圆月，就像两个大小不等的光晕，在飞速地旋转着。它还充满着以蓝色“压”蜜黄色的浪漫主义情调。蓝色象征云天，它又具有运动之势，好像在向观众方向逼近。可它又不像是半壁天空，简直是被滤色镜变了色的猛烈火焰，在向大地蔓延。画面上布满密集的短而硬直的粗笔触，它并不象征任何物象，只有一种颤动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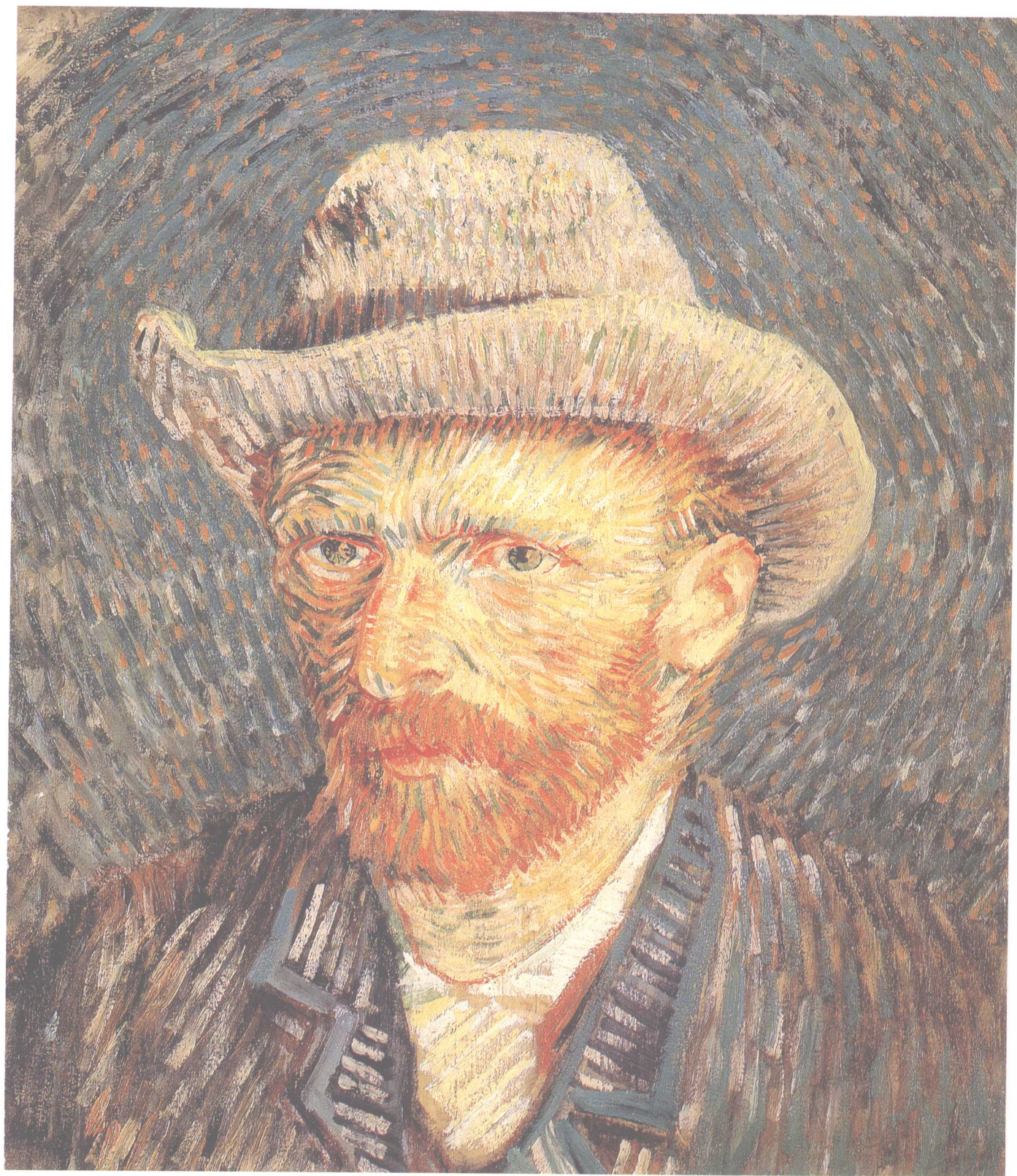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向日葵

荷兰 凡·高 1889年 95 × 73cm 布 油彩 阿姆斯特丹 文森特·凡·高博物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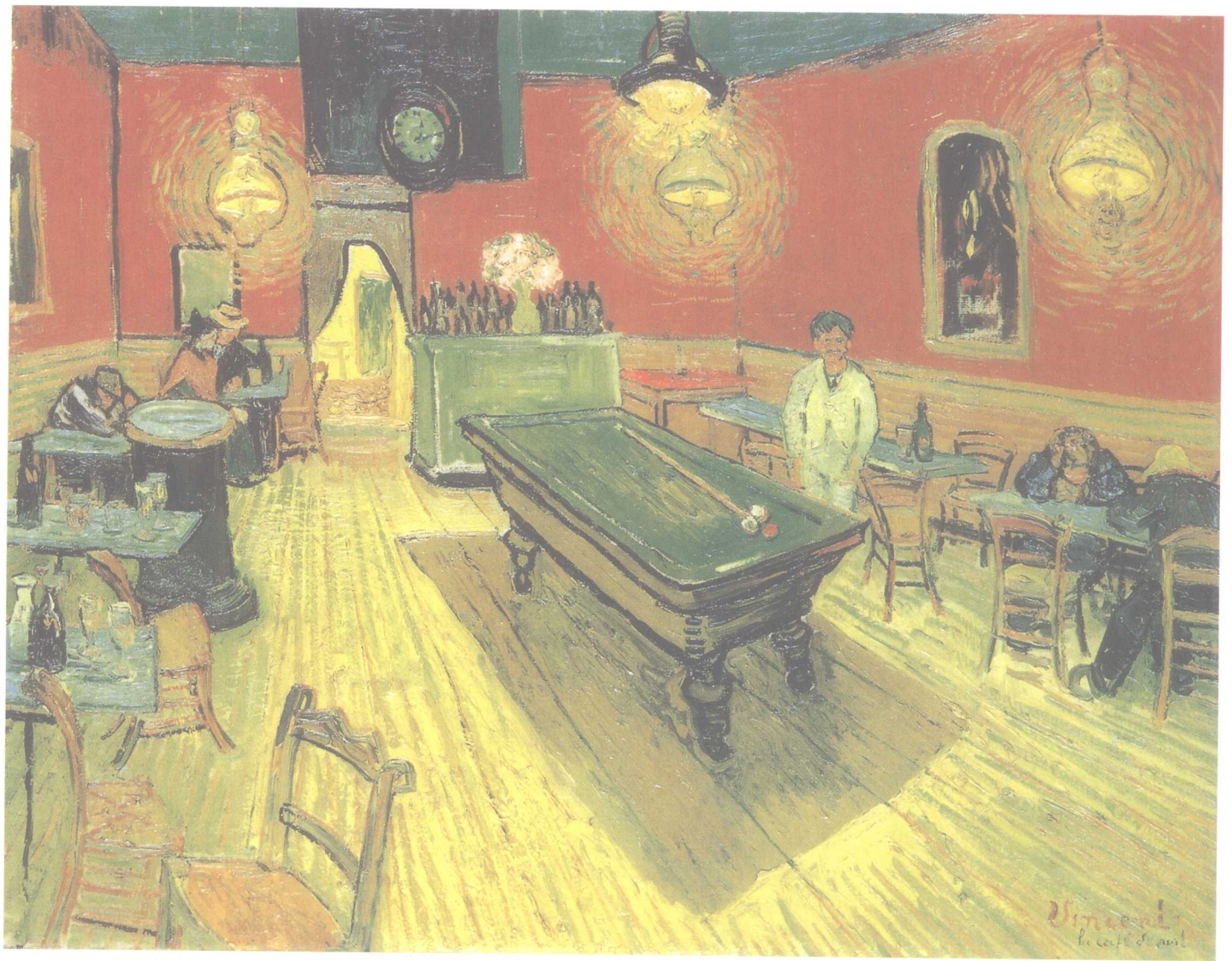
凡·高在阿尔时期的系列作品《向日葵》，是他举世闻名的代表作，实际上他在移居阿尔之前，就在短暂的一二周的内在巴黎完成了4幅《向日葵》。迷恋鲜明色彩的凡·高，从这时起就开始意识到夏季之花向日葵是太阳的象征。在巴黎画的4幅《向日葵》，都不是插在花瓶中的，与在阿尔时期的完全不同，从其笔法上也可以看出他受到了这时所交往的印象派画家的影响。枯落的花瓣、干瘪的枝叶、切断的梗茎以及颗粒清晰的种子，均逐一精心描绘。这4幅与后来在阿尔画室表现的“太阳=向日葵=充满爱的心”这种凡·高绘画主题，有着不可磨灭的关联。凡·高虽然在阿尔总共画了7幅《向日葵》，但实际上以实物作为描绘对象的只有4幅，其余3幅则是模仿复制而成。对于凡·高来说，即使是模仿，价值也不低于原作。他对模仿的画面结构大加整理，费心尽力，使得黄色变化的组合也更臻于完美。



自画像

荷兰 凡·高 1887年 44 × 37.5cm 布 油彩 阿姆斯特丹 文森特·凡·高博物馆

凡·高在巴黎明朗自由的气氛中与走在时代尖端的印象派画家交流，使他的艺术结出了丰硕的成果。这幅在巴黎时期的自画像，是凡·高注视着在巴黎成长的自己时，以新发现的独特技法所画的一幅杰作。与此同时，也能看出尚未习惯城市生活而非常疲劳的凡·高，那种深刻忧郁的表情。



夜间咖啡馆

荷兰 凡·高 1888年 70 × 89cm 布 油彩 纽黑文 耶鲁大学美术馆

凡·高当年在阿尔描绘的这家咖啡馆如今依然矗立在拉马丁广场。凡·高抵达阿尔后，一直住在这里，后来怀着建造艺术家聚居地的希望，搬入黄屋，与高更共同生活了两个月。这幅作品色彩耀眼，凡·高有意使用这种色调，表现令人忐忑不安的场景。为了强调房间的纵深感，他选择了高视点，透视线非常精确。黄、绿色点染的晕圈渲染了煤气灯放射的刺眼光线，其强度使人感到难受。冷清的咖啡馆中，人物散坐在屋内两侧，寥寥可数，越发呈现出咖啡馆内空荡荡的气氛。老板站在偏离中央的地方，孑然一身，在这间大屋子里，显得格外渺小。这个不祥之地弥漫着凄凉和孤寂的气氛。



马车通过的吊桥

荷兰 凡·高 1888年 54 × 65cm 布 油彩 奥特卢 克洛勒·穆尔博物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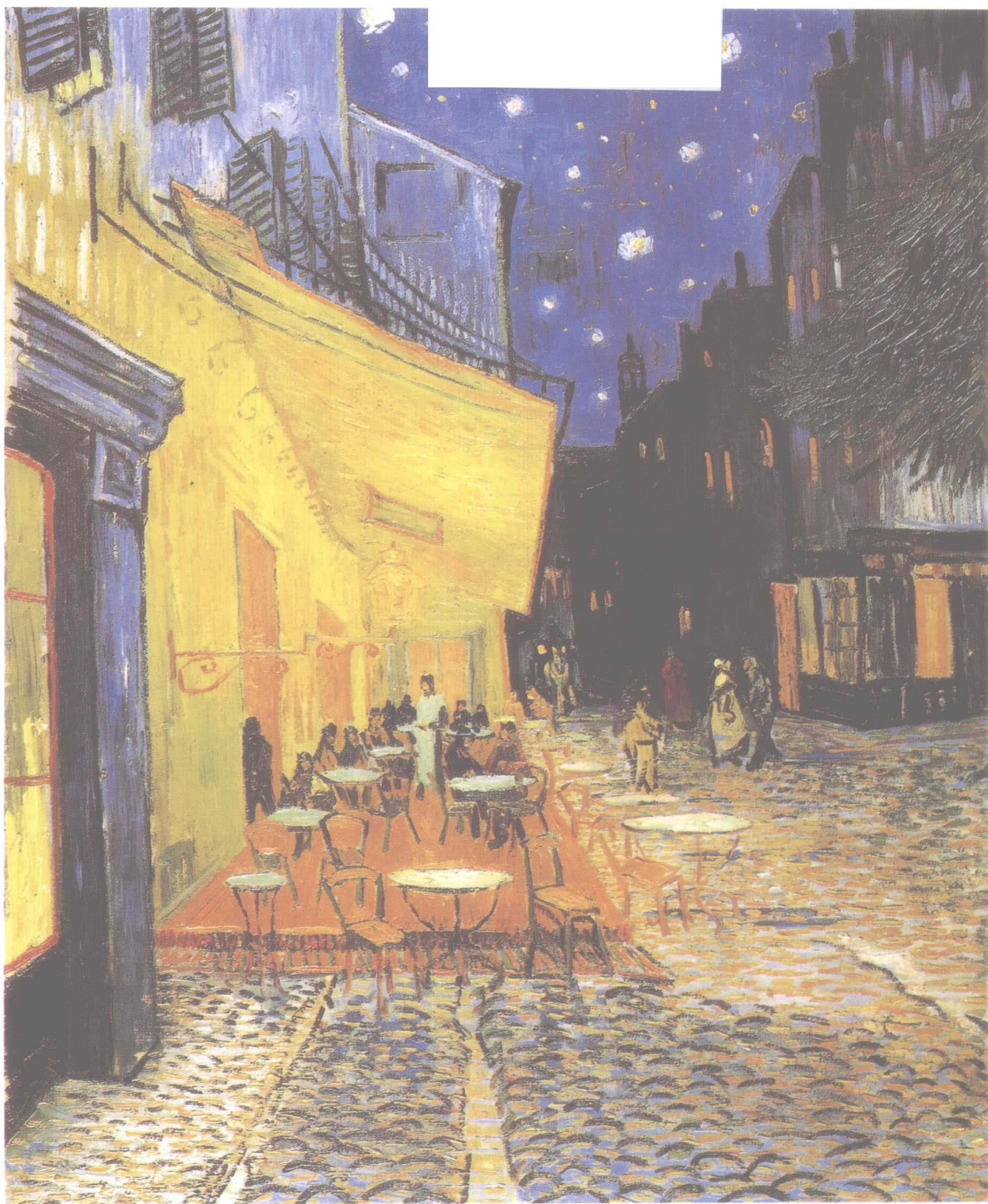
凡·高画过很多以桥为主题的作品，他仔细观察蓝天和四周生机盎然的景物在河水中的倒影，千方百计地表现河水的清澈透明。这幅作品画于《昂格拉桥》之前，画家从河对岸描绘了这幅景致。画中大量使用蓝、橙补色，笔触纵横交错，细致入微，赋予作品浓郁的日本风格。



阿尔的凡·高卧室

荷兰 凡·高 1888年 72 × 90cm 布 油彩 阿姆斯特丹 文森特·凡·高博物馆

《阿尔的凡·高卧室》是凡·高最著名的作品之一，艺术家在自己的书信中对这幅画谈得很多：“这回画的仅仅是我的一间卧房而已；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应当是色彩，它以其简化的处理手法而赋予室内的所有陈设以一种高雅的风格，并造成一种宁静或睡眠似的总体气氛。看到这幅画应当使人的头脑得到安宁，或者确切些说，能使人的想象得到安宁。墙壁是淡紫色的。地板是淡红色的。木床和椅子是黄色、黄油色的，床单和枕头很亮，是柠檬黄绿色的，被子是大红色的，窗子是绿色的，梳妆台是橙黄色的，脸盆是蓝色的，门是淡紫色的，如此而已。此外在这紧闭板窗的房间里再也没有什么。家具的尺寸也应当表现出划不破的宁静。墙上挂有肖像、镜子、毛巾和几件衣服。由于画面上没有一点白色，画框自当用白色的。我是以此来为我给自己安排的强迫性休息复仇的。这幅画我明天还得画一天，但你现在就能看出，它的构思是多么简单。所有的阴影和半阴影都被我免除了；一切都是用均匀的纯色画出，就像东方的彩色木刻那样。”



夜间露天咖啡座

荷兰 凡·高 1888年 81 × 65.5cm 布 油彩 奥特卢 克洛勒·穆尔博物馆

凡·高酷爱南方天空层次不同的蓝色，一如大地在阳光下泛出的明丽黄色。他在阿尔的作品经常混用这两种补色，使画面明亮绚丽。这里，凡·高描绘了咖啡馆的室外景。室内明亮的灯光洒在屋外鹅卵石铺成的广场上，在深蓝色的夜空中，群星闪烁，宛如朵朵灿烂的灯花。整个气氛温馨恬适，与他笔下的咖啡馆室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。画家运用白色和明丽的黄色，寥寥数笔，描绘出天空的群星。深蓝色的笔触点染四周，蓝色逐渐变淡，笔触纵横交错，造成星光弥漫的效果。而反射着星光的地面，则以不同色调的笔触相间而不相混形成；黑色笔触用来表示地面上的鹅卵石。



鸢尾花

荷兰 凡·高 1889年 71 × 93cm 布 油彩 马里布 J·保罗·格蒂博物馆

从《鸢尾花》这幅画中可以看出凡·高在用笔方面采用了一种新的波动手法，在色彩强度方面表现出一种新的独特的克制力。看来素描在这里又重新占了优势，形象也不再像在《阿尔的凡·高卧室》中那样仅以色彩为基础了。在《鸢尾花》中，蓝色同绿色的对比十分出色，但它已经不像在《向日葵》中那样突出、孤立、不容分辨和压倒一切了。在这幅画上，线条的交错具有独立于描绘对象的自在价值；假如这幅画的题材不是花，而是一排薄壁岩石，其线条的纹理处理方式也可以是与此完全相同的。



加谢医生

荷兰 凡·高 1890年 68 × 57cm 布 油彩 巴黎 奥赛博物馆

凡·高绘画十分动人的一点，就是他执笔作画时，毫不考虑其他与创造无关的因素。《加谢医生》就是这样完成的。加谢是位顺势疗法医生，喜爱绘画，同毕沙罗、塞尚等许多画家关系密切，是最早购买他们作品的人士之一。凡·高来后不久，就表示想给加谢画像，很快这幅画就诞生了。头戴浅色便帽，一身暗蓝服装的加谢医生，右手托腮，依靠在鲜红色的桌子旁，放在桌上的左手拿着花，背景是一色的钴蓝。加谢医生黄色调的头部和手部，在衣服和背景的对比下，显得十分明亮。基本上由纯净的原色笔触构成的画面，具有十分美妙悦目的色调，色彩在这里充分显示着它们的光彩，响亮、和谐、强烈、有力，这样迷人的组合里浸着画家的温暖感情。同时，从加谢医生的神情和姿势上，也不难发现一股深深的忧虑，一种牵挂他人的情怀，这种心境也是凡·高的，可以说，他把“我们时代深深的心碎之情”留在了加谢医生的形象上。